



四安的第一部电话机

◎羌松延



在南通邮政博物馆的一处实景展位上,展陈着一只老式电话机。据布展人员介绍,该机产自日本,为磁石式木盒墙机,系由民国时期四安邮电所旧屋(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)内拆运而来。查阅民国史料,四安装设电话的时间在当年的乡镇中并不算早,但与之有关的记载却较为丰富。梳理其筹划、办理的过程,可为今人了解南通电信发展历程提供一些细节画面。

史志记载,南通之有电话始于民国前夕。清宣统三年(1911)秋,“南通响应武昌起义,实行自治,成立军政分府,设军用电话,开始电话通信。”1913年3月,张謇联合商界创办大聪电话公司,“最初仅设城厢至天生港、唐家闸杆线,后才扩展到乡镇”。据载,“其始装户寥寥,不过数十号,且限于城区、唐闸、狼山(及)芦泾、任、姚等港”,多年后才拉线至其他乡镇。经查,至1925年有金沙、观音山、镇场、三圩(今先锋镇)、平潮、姜灶港实现通话。到1928年,又新增石港、二甲、四甲、兴仁等镇接通电话。

1928年3月,兴仁乡行政局(是年,依照《江苏省市乡行政组织大纲》规定,改各市、乡区公所为行政局)局长蒋韵芳再次召集该地富商,讨论装接电话集款办法,并于5月接通电话。与此同时,四安市行政局黄伯勋局长也积极行动,其间曾于4月2日召开局务会议,讨论事项包括《本市装电话案》。兹录《通海新报》及《南通》报所刊该提案决议内容如下:

为接线便利、通话灵敏起见,拟直接通城大聪电话公司。自板桥至兴仁,计长十四里弱,此段借用电柱,酌贴柱费若干。再由兴仁经阡家庵、四安镇至本局止,计十五里强,需电柱一百五十支,每柱连导线、电料及装费等项约计八元,合共一千二百元。自板桥至兴仁所需导线、电料、装费并贴电柱等费,约三百元。统计需洋一千五百元。此项经费,由本市各花行抽收花厘,俟有成数,即行举办。

为早日装机通话,四安行政局此后又多次召开局务会议推动此事。如1928年4月23日讨论装设电灯、电话等案,决定装机之事“由建设股依照计划,赶速进行”。5月



28日又提出《促征花厘装设电话案》,议决:“由财政股会同花商冯筱庭、黄启宇,稽核各花行已征之花厘,收存殷实铺户,以备应用,并督促各花行继续带征,以满足一千五百元为止。”

不知是所需开办费未能筹集到位,还是借用电柱一事没有谈妥等因,四安在这一年没能如期装成电话。直到两年后才重新付诸实施,终告成功。而作为亲历者、时任县督学的吴浦云,曾以日记记录此事。笔者据此整理于下,期以较为清晰地呈现这一过程。

1930年7月26日,吴浦云“在少初处商办电话”,后“与少初至大聪公司接洽”。少初,即袁赓生,时在四安区区长任上,正竭力推动四安装置电话。袁通师毕业,早年供职于县教育局,1927年出资创办大王庙小学(今城中小学),1928年7月任南通市第一初等小学校校长。至南通沦陷前,先后担任金沙、四安、白蒲、南通(市、乡)区长。

1930年8月6日,受袁委托、负责此事的吴浦云“又至刘芷香处询电话事,未遇。”刘为南通棉业巨子,时任大聪电话公司经理。岂料,8月12日晨,吴浦云在城内的宿舍遇盗贼,袁区长托其办理电话的210元钱遭窃,令吴懊恼不已。15日,吴又“请孙幼渠先生与刘芷香接洽四安装电话之事”,并“至陈益奇家问东社装电话费之事”,以作参考。

吴浦云一边忙于联系大聪公司,一边又着手采购有关材料。他约上严德滋(庵东人,清末秀才,后毕业于通州师范学校,曾任通师附小主事、四安小学校长、县教育局董事等职,系著名数学家严志达院士之父),于8月19日晨坐汽车“赴金沙接洽办电话事”,托邱光庭在沪购

买电话材料。邱是金沙人,通师毕业,曾与严德滋等人一起在四安创办久安纱厂,当时工作于上海申新纺织厂,为植棉与纺织专家。1934年,受黄文植重金礼聘,邱任九江利中纱厂厂长。

托邱在沪购买电话器材之事进展比较顺利,其中的部分材料9月8日便已寄到。吴浦云当天即“在少初处付六百元,由上海银行汇去”。为保险起见,吴浦云“本拟请(马)锡五(按:四安区公所职员)代表去沪面洽,后以无暇作罢”。9月10日,实际负责代购事宜的“金沙人刘德清自上海归四安”。为表感谢,吴浦云等人邀刘至中华园午膳。

由于迟迟未能成功接洽大聪公司,吴浦云于9月14日直接“赴县府接洽装电话事”,告知四安方面“拟至上海雇机工来通装置,无须大聪公司经理刘芷香经手。”有关人员见状,当即表态“由县府通知大聪接线。”

随后,吴浦云又于9月29日“至兴仁接洽装电话事”。其日记虽无具体记载,但估计此行与商谈借用电柱拉线有关。10月26日,吴于“午膳后曾至大聪公司藤机师处谈电话事”。两天后,即28日,“大聪公司动工装电话”。结果,当天又发现还少十八号细铅丝。吴浦云又马不停蹄,立刻“买得二十六斤送去”。

真所谓好事多磨。在吴浦云等人的奔走努力下,四安电话终于在1930年11月7日安装完成。吴当天记有:“乘车返里,抵家将昏,知电话已装就”。第二天(11月8日),吴浦云“晨至区公所待快船(往局),试打电话,甚清晰!”

至此,四安开启了电话通信的历史。



南通名砚记

◎管劲丞

通州名诗人之砚

冯翰飞藏有孙幼登砚。铭词为:“笔不若墨之久,墨不若砚之久,盖石之质坚而静,坚则耐磨,静则寿。”末署“啸父老人幼登识。”所作行楷极秀拔。左刻邵幹细字题志,叙砚本邵潜父故物,得之于雉水,亦不系年月。幼登通州诗人,著《苏门集》《五芝草》,都不传,诗散见诸选集。王扬德《狼五山志》采其冬日同范凤翼游狼山诗,时在崇祯中,年辈较凤翼为长。幹字公木,邵潜族孙,曾共如皋范大士辑《历代诗发》。潜终老如皋。幹得砚必在康熙乙巳(四年,1665)以后。前后不过三数十年,是砚凡三易主,皆通州诗人之佼佼者,其可珍重在此。

明姚继岩遗砚

姚继岩遗砚,旧为姚氏世传,光绪中,曹震万得之姚芝亭。芝亭,继岩裔孙,而震万妻父也。继岩通州人,明弘治乙丑(十八年,1505)进士,官太常寺少卿。正德十四年(1519),以諫武宗南游受廷杖。嘉靖三年(1524)创复发卒,年四十三。《州志·人物志》有传,并从祀忠义孝悌及乡贤二祠。砚无铭识,然历时四百稔矣。

澄泥的墨海砚

尤勉斋尝示我鳊鱼黄澄泥砚,早坏其聚水研墨一面,今磨治若砚材。别一面为砚底,中凹平如故,并列隶书“墨海”两字,系铭作汉隶。文曰:“举以示人,金曰石也,孰知利用,惟陶有类乎铜雀之瓦。”署名“柳村”,刻行书、篆章“岳封”都不着姓。按:通州文人无号柳村者,此当为丹徒王豫。豫字应和号柳村,乾嘉间老诸生,与通州李懿曾琪父子友善,懿曾卒,豫为作传。其铭砚,以为“类铜雀瓦”,不以为石质。其实通州取而为砚材之澄泥,与绛州陶成者殊异,以细致下墨同,故同名耳。豫非通州人,而所铭砚在通州,其词复误谓非石,意者砚非豫自有,而铭为懿曾撰耶。

澄泥蕉叶砚

余所见诸澄泥砚,以博物馆藏蕉叶砚制作最精。其色黄褐,所谓鳊鱼黄。前人较量第次,首贵玫瑰紫,次鳊鱼黄,又次蟹壳青,蟹壳青最多。此砚材石质,因其坚细易发墨,故与陶制精者同名。明嘉靖中倭寇屡犯通海,当其来,恒用此石压空船,及饱掠而去,遂弃石置江浒,故通海有,江南宝山亦尝有。居江滨者或拾归砌墙垛,清初海门陆某始取以为砚,润泽发墨如端石。经广传,精制澄泥砚遂以通州特产著,而市上有售苏州矿材石伪制。康熙中通州人邵幹有赠制澄泥者诗,乾嘉间孙奎尝作澄泥砚考,汪巢亦笔记于其《州乘一览》中,顾康熙、乾隆二志《物产志》都不载。